

## 解构主义与环境设计

Design in Deconstr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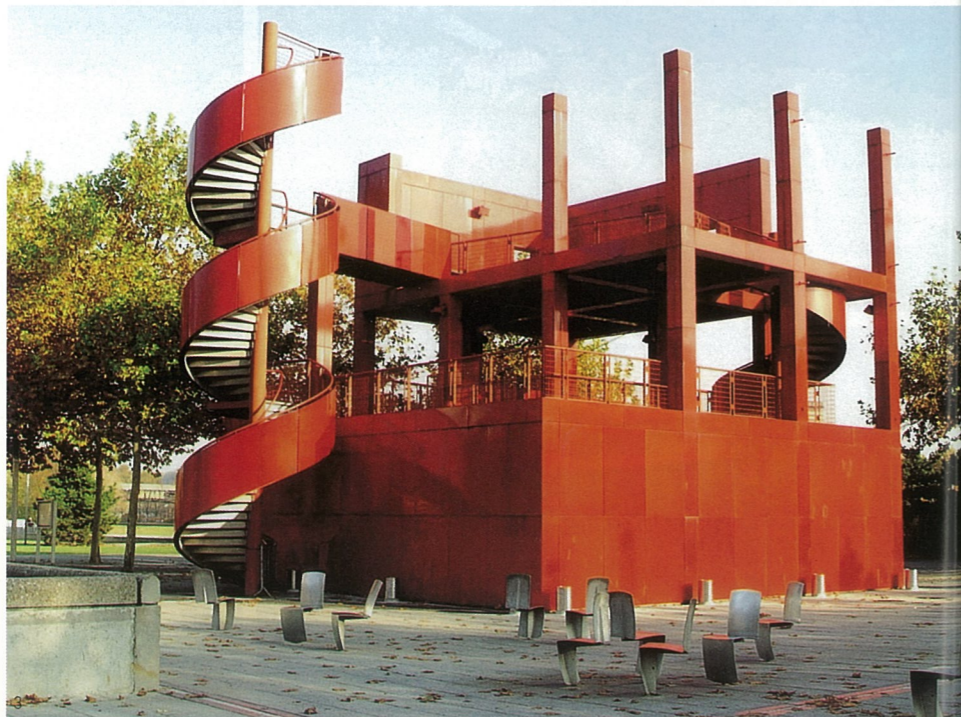
◎张倩

建筑领域里的现代设计思潮从诞生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设计流派和设计风格层出不穷。其中“现代主义”、“国际主义”以及“结构主义”风格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些建筑流派和风格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断蔓延,数十年间几乎统一了全球。

但是在“国际主义”的单调乏味和“现代主义”的商业滥用垄断了建筑设计的数十年后,同时也在设计师及大众的心目中引起了普遍的厌倦。他们认为:在这种循规蹈矩的建筑模式下,设计风格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毫无生气。于是对“结构”的逆向思维油然而生,许多设计师开始反“结构”,他们要创造“另类的”、“反叛的”风格。而以法国哲学家贾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哲学理论的出现,正好为激进的设计师们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一哲学思想在建筑领域中催生了解构主义建筑。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瑞士建筑师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的看法与德里达非常相似,他也“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并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认为应该把许多存在的现代和传统建筑因素重新构建,利用更加宽松的、自

由的、多元的方式来建造新的建筑理论构架。他的这些解构主义建筑理论充分展现在其代表作品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中。

拉维莱特公园位于巴黎市东北角,它属于拉维莱特园区的一部分,整个园区占地55公顷。它包括科学城和音乐城。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一直是巴黎的中央菜场、牲畜交易场所和屠宰场,十分冷清和荒凉。



乌尔克运河横穿公园并承担运输牲畜及其商品的功用。7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为了治理周边环境,迁走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菜场,当时的总统德斯坦建议把拉维莱特建成

1. 拉维莱特公园中红色“点”的要素
2. 拉维莱特公园中红色的“疯狂物”与钟的结合
3. 拉维莱特公园

一座公园,后来密特朗总统又将其列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巴黎的十大工程——科学城和音乐城的一部分,要求把拉维莱特建成一个属于21世纪的、充满魅力的现代公园。它不仅要体现文化的整体性,使科学、技术、工业、音乐和其它文化艺术活动形成新颖的综合体,互相融合,充满生气。同时又是融体育运动、娱乐、自然生态、科学文化与艺术等诸多方面为一体的完全开放的绿地。公园与其周边建筑(科学城、展览馆、音乐城)还要成为世界各地游人的交流场所。

拉维莱特公园环境复杂,东边有乌尔克运河,把公园分成南北两部分,南边有60年代建造的中央市场大厅,后改为展览馆及音乐厅,北边是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在原屠宰场基础上改建而成的。1970年巴黎市政府曾计划在此建设一座世界上最先进的联合屠宰场。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情况发生变化,工程停顿。法国政府最后决定在原址上建一座博物馆。但屠宰场工程的建筑已达10万平方米,如果拆除重建,浪费太大。建筑师阿德里安·范西尔贝(Adrien Fainsilber)利用原建筑结构把屠宰场改建成博物馆,并在建筑前面非常巧妙地设计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球形金属物体——“水晶球”,它现已成为园区的象征。

拉维莱特公园主要在三个方向与城市相连,西边是斯大林格勒广场,以运河的宁静与自然风光的优美为特色,南边以艺术(音乐、舞蹈)为主题;北面展示科学与未来。在设计中屈米采用反对和谐统一的“分离战略”,他指出:“在建筑中,这种分离暗指任何时候、任何部位也不能成为一种综合的自我完善的整体;每一部分都引向其它部分,每一个结构都有失均衡,这是由其它结构的踪迹形成的。”(《Deconstruction》The U·S·A 1989) 屈米通过一系列解构主义建筑手法:通过点、线、面的“布置”、“渗透”、“置换”和“裂变”,把园内外复杂的有机地组合起来,并且满足了各种功能的需要。屈米认为这种解构体现在设计上就是“偶然”、“巧合”、“不协调”的设计思想,从而达到“不稳定”、“不连续”、“被分裂”。在设计之初他首先在原基址上非常严谨的按120米×120米画了一个几何形网络,然后在网络的交叉处,整齐地排列上一一个个耀眼的各种内容和形式不同的红色建筑,这些红色建筑被屈米命名为“疯狂物(les folies)”。它们都是用红色的钢管和钢板建成,并构成了公园中“点”的元素。每一个“点”的形状都在长宽各10米的方格中进行变化,但它们位置的摆放不受现有的或正在规划中的建筑位置限制,它打破了传统建筑的构图规则。所以我们看见有的“点”设在一栋建筑的入口;有的由于受地形或建筑影响,只能设置半

个;有的为了功能上的需要又设置在室内;有的“点”纯粹是作为解构主义建筑的元素而出现,它们没有任何实用功能;而有些“点”作为问询处、咖啡馆、小卖部、展览室、大钟、天桥的连接之用。这些实用功能也可随人的需求而改变。而“点”的外部形状被建筑师屈米做成了谁也说不清是什么的形体,它让人联想到各种机械设备:有的像“翅膀”、有的像“飞行器”、有的像“塔吊”、而有的又像“拖拉机”,但再一看又什么都不像。对此人们又有种种阐释。正如屈米在拉维莱特公园完成后所说“大部分的建筑实践——构图,既将物体作为世界秩序的反映而建立它们的秩序,使之臻于完善,形成一幅进步和连接未来的景象——同今天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建筑仅仅存在于它们确定的世界中,如果这个世界意味着分裂,并破坏着统一,建筑也将不可避免反映这些现象”。(屈米《疯狂与合成》) 公园中“线”的元素是由东西、南北两条钢架长廊及公园的道路构成。这两条钢架长廊是以运河两边的“点”为连接处,这两条钢架长廊及公园的道路、植物等独立于这个方格网络之外。它打破了由“点”构成的严谨几何网络建立起来的秩序。同时也联系着公园中10个主题小园。包括竹园、风园、龙园、沙滩园、海浪园等等。这些主题园分别由不同的艺术家设计,形式上千变万化,有的以雕塑为主,有的以沙为主题。屈米把这些小园比喻成一部电影的各个片断。公园“面”的元素就是这些主题园和大片的绿地、花园、树林及其它建筑所构成。屈米非常巧妙地把这些“点”、“线”、“面”联系在一起,重新组合成完整的整体。在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我们看到解构主义建筑对现代主义建筑、结构主义建筑提出的挑战,屈米用解构与组合的方法同样有效地处理了一块复杂的地段。他用“点”、“线”、“面”分解公园中的要素。这些“点”、“线”、“面”各行其道,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很集中地体现出解构主义建筑师所追求的“偶然”、“巧合”、“分裂”、“不协调”、“不连续”和“不稳定”的情绪。它们各自组成完整的系统,然后又以新的方式叠加组合起来。三层体系各自都以不同的几何秩序来布局,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三者之间便形成了强烈的交叉与冲突,构成了矛盾。

解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流派,不如说是一种设计中的哲学思想。从哲学倾向来看,解构主义的主流与追求是科学与理性。尽管在形式探索方面它部分地超越了理性,然而,解构主义所追求的却是非理性与反逻辑的偶然机遇。它之所以用理性元素,其目的是通过理性元素的并置与冲突,去追

求非理性的目的,向理性统治下的人们证明非理性的合理。借理性的元素,表达非理性的内涵,这就是解构主义建筑的基本哲学特征,因此解构主义建筑一般人很难理解。正如屈米自己所说:“公园三个自定的和叠置的系统,以癫狂的无限结合的可能性,提供了一条印象多元化的道路。每一位观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释,又导致一种能再解释的缘由。”

虽然解构主义建筑难以阐释,它否定过去,颠覆历史,自以一套解构主义理论为依据。但屈米在设计拉维莱特公园时,仍然在充分尊重历史文脉及城市肌理结构的基础上,从传统的法国园林中寻找典型的构图元素和内在秩序及精神,依托现代技术,对巨大的尺度、线性的景观、规整的道路、笔直的林荫和水渠等典型要素以解构的手法重新建构,使那些耀眼的红“点”在公园大片的草地和树林中显得统一。它看上去更像是从绿地上、树林中以及建筑物本身生长出来的一个个红色雕塑,使人们感受不到严谨几何网络布局的存在。创造了一个场所特征明显的现代都市公园来满足现代人与环境的多层次需求。

屈米在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的另一特点即是:公园与城市之间无明显界限,它属于城市,融于城市之中,没有中国园林建筑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围墙、护栏。当人们从拉维莱特公园穿过时,是不知不觉的,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我们看到公园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他们在各自感兴趣的地方游戏、玩耍、参观、锻炼。当人们从科技馆、音乐厅、游乐场中走出来,回到大自然的公园中,看见那些无法理解的红色“疯狂物”,人的思绪又从科学的幻想中,音乐的愉悦中,娱乐的欢笑中回到现实。屈米的设计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设计理念。使人能在公园休闲散步时,体验到环境场所历史文脉的延续,体现出时空的变迁。

我们从屈米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中感受到,解构主义建筑虽然不易理解,但解构主义建筑并不是无规无矩的,它貌似凌乱,但实质上它的各种元素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内在的而不是表面的,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形散而意不散,被解构了的部件更能有效地表达精神和情感。比现代主义建筑、结构主义建筑的千人一面、公式化的冷漠更加人性化。

(本文图片由作者本人摄于巴黎)